

同山共生

□ 刘诚龙

一

下段故事引自我们《东岭村志》：

“麦畲里，生态环境曾经十分优美，四处群山环抱，此处鸟语花香。从屋后的大坟山到下位山、铜鼓弯、深山里、姜山园、松毛山、对门山、石山岭、成冲山、鸡公山等，诸多大大小小山山岭岭此起彼伏，乔木参天，古树相连，青竹吐翠，碧水流芳。崇山峻岭之中，百鸟争鸣，野兽成群，密林深处常有凶猛野兽出没。

20世纪30年代，麦畲里还发生了一件这样的事：

一日傍晚，院子里的大小狗们忽然汪汪汪汪，几十只狗叫起来，甚是恐怖，村民心里都发毛。狗们边叫边往屋里钻，这情形不寻常。大人嗅出了老虎气息，知道是老虎下山捕食来了，大家赶紧把小孩呼唤回家，紧闭门窗以防不测。一些妇孺吓得浑身是汗，说话哆嗦。看牛的丢了牛，牧羊的弃了羊，赶鸭子赶到半路，丢了竹竿，飞脚往家跑，喂猪的婶婶猪栏都忘了关，脚如着了火一样，弹跳飞奔，后一脚还没提进

屋来，哐当一声关门栓户，后脚跟都夹出个栗子来，也不揉揉脚，飞脚搬木桩搬碓坑（插糍粑的大石器）堵房门。

半袋烟工夫，果然一只老虎撞进院子里，毛色斑斓，肚子干瘪，看样子好久没进食了。饿虎下山，一声低吼，几片瓦落地，瓦屋内的人胆魄也落地。禾妇子家里有一头猪，猪栏门没关好，睡在猪栏里迷迷糊糊，听得鸡飞狗跳，起身一望，魂飞魄散，喂喂惊叫，不叫倒好，一叫引得老虎转目。老虎见到一头大肥猪，一个纵身，跃过三分地的菜园子，一口咬住二百多斤肥猪的喉咙，猪声声惨叫，一晃，没声音了。那是禾妇子家的过年猪。禾妇子见了猪被老虎叼走，嗷嗷大叫，比猪叫更惨，跺脚，打门，操着一把锄头，要冲出去，老公一把把她扯住，禾妇子一屁股顿在地上，炼地哭。

院内有个叫刘得治的人，胆识过人，平时也是天不怕地不怕的。他从门缝里看到老虎将猪叼走，转到里屋寻家伙，手持一只大铜锣，蹑手蹑脚，偷偷摸摸跟老虎屁股后面，隔一路路程走。

老虎叼着猪，也跑不起来，慢慢走到了畔田冲，爬上了背对山半山腰，把猪放下，逡巡一周，看到周围无甚动静，张开虎口大快朵颐。刘得治一步一挪，借着密密树林绕到老虎背后。一丈远处，待老虎吃得正酣，他猛地敲起铜锣，霹雳一声雷，老虎吓得跳将起来，一蹦三尺；刘得治敲得更起劲，紧锣密鼓，仿佛千军万马奔腾而来。这只老虎受此惊吓，丢了年猪，仓皇逃走。

武松打虎，得治吓虎，在麦畲里传为美谈，越传越神，神乎其神。他吓虎的故事或是真的，细节可能有些添油加醋。老虎吓跑后，刘得治喊来村人，把猪抬了下来，剁了半边给禾妇子，去做腊肉过年，半边猪烈火烹油，当时煮了，麦畲里男女老少，提前过了个年。”

二

这故事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，现在是21世纪20年代，事情发生不足百年，远远够不着神话传说该具有的时间长度。故事主人公是刘得治，在刘家家谱谱

系里，我当喊他声太公。我们东岭的班辈，有一首歌诀，我只记得五代：得泽颂唐化。我是“唐”字辈，他高我三代，我得喊他太公。我疑心我出生时，他应该跟我同时活在东岭。铁炉冲是“得”字辈的，十年前全都山居于田谷坳了，“泽”字辈的还有几个尚在人间。

我对这个故事有些半信半疑，信多于疑。百年前，老虎还在我们这里出没，这个还真有些传说味道。村志里所说的崇山峻岭，有些不太准。东岭这一坨，没有高山，没有大河，是丘陵地带，丘陵是一座一座又一座，横七竖八，不甚规则地堆放大地上。丘陵与丘陵，两丘陵相对处，会有一块平地。平地适人开荒，宜人建居。先人在这里建设，都是保留着山丘，修盖着院落。山丘里住兽，院落里住人，人兽偶尔冲突，多半相安。老虎攻击院落，当是蛮少的。对于有没有老虎，我一直都在信与疑之间。东岭属江南丘陵，所谓丘陵，山丘不太高，也就是二三百米的样子，这般山势离崇与峻还隔着七八百米的距离。虎啸深山老林，没有深山不来老虎。

村里族长把《东岭村志》先交我校读，我咬了许久笔杆子，心中是有些疑惑的。丘陵地带如我老家，曾经居然有虎啸山林的

情景，我想象不出来。本想把这段删去，想了又想，还是保留。我们这里曾经有华南虎，也不会太出奇。铁炉冲丘陵座座，也高山环立，任何一个方向，走十里上下都有千米以上山峰。东面赤石岭，过去是龙山山脉；西面金龙山脉；北面是我们坪上镇的父亲山，叫朗概山；南面是盛产煤炭的淌过山。淌过山有传说，人类渡洪水之劫时，我们这里一片汪洋，洪水漫过山山岭岭，朗概山还有一尺露出水面，南面这山刚刚水漫过头，所以叫淌过山。十重高山与千百山丘，有高大乔木与牵连不断的藤蔓紧密连接，树木森然，葱葱郁郁，植被铺天盖地，当然可以藏龙卧虎。

沧海桑田，那是多少世纪的事呢？丘陵虎存虎亡，完成这个过程也许只要几十年。东岭这地没有深山，却有老林。山不高，树可以让山长高，丘陵之上乔木参天，足以让山高峻起来。父亲曾在瓜棚下说古，说1945年过日本军队，日本兵从洪溪走过来，要过资江去打芷江机场，走到白嘎巷子，不敢进来了。白嘎巷子树木高入云霄，树林密织如笼盖，他们望里面深不可测，生怕有埋伏，改道走禾家岭。父亲他们听说日本兵来了，挈妇将雏，扶爹背娘，躲进田谷坳与背对山里，猪牛羊都不管了。乡亲躲在老林，

看不见天，只听得天上飞机呼呼叫。日本兵有好多马匹被炸死了，战事一停，父亲跟大人们还去禾家岭，拣马肉回来用辣椒炒着吃。父亲说，马肉不好吃，又蜡又粗，吃木头一样。

白嘎巷子没住人，属于石头谢家地盘。石头谢家曾与我们铁炉冲合起来，先叫石桥大队，后改双石村。其地离我家不到一公里，日本兵望向白嘎巷子的眼神，让我倒吸一口气。岳父是小溪那里的，他说他当年躲日本人，三天三夜都不曾下山。小溪是个小码头，南来北往客人甚多，有小街规模。日寇一把火烧了空街，街火烧了三天三夜，猪被宰、牛被杀，还有妇女被奸的惨事，蛮多蛮多。

这让院子里老辈人庆幸，若不是当年参天树木遮护，我们院子也在劫难逃了。树，那些漫山遍野的树，曾经是我们的保护神。我对草木皆兵这成语，有了新解：丘陵地带的山包，或是一座座堡垒，丘陵之上生长的一棵棵树，或许就是兵，就是战士。

三

我走过白嘎巷子，那是小时候。巷子非街巷，就是一条小土路，路面铺了些砂石，小路窄，半个门板宽，两边杂草杂木互相横过路来。走进其中，莫名其妙地，

我汗毛直竖。巷子不长，不足一里，周围没人住。那时树木稀稀疏疏的，还有一些百尺高的树，藤蔓生藤蔓，藤蔓生到石板道上来，时不时一声鸟叫，把人给吓着。一个人我不敢走。树构成的世界，自有一种威严在。

现在白嘎巷子不复往年。修了一条水泥马路，从山脚到山头，接连砌了很多房子，琉璃瓦瓷板墙，人气渐自鼎盛，夜半走，也不用怕了。当年把日本兵吓尿的山，树木被伐后，就是一个小山包，山包不隆，就是比放在笼屉里的肉包稍微鼓一些。若说江南大地是一个笼屉，那么丘陵就是一个个包子，形状不一，摆放也不那么整齐。许多年后我在想，白嘎巷子何以自带凛然杀气呢？答案是：山，能让树长出来；树，能给山长出气势来。

刘得治吓虎的地方，麦畲里族人称背对山，山在他们的屋背后，那正是铁炉冲人称的对门山，山在我们的屋前头。东岭刘家都来自江西，刘家祖先落户于此，子息繁衍，各自寻了院落，所谓三行六院，三行是三兄弟，六院是六个村落。院落之间都不远，远的三四里地，隔座山丘，近的隔条田垄，鸡犬相闻。麦畲里跟铁炉冲是同宗同族，住在铁炉冲前面，隔了两条垅、一个山包。

刘得治吓虎的故事，应该发

生在这个山包，想必发生在接近麦畲里的那边。这个山包不高。当年坐在老家门口，兀自发呆，望过去，是我们院子里的菜园子，也是小山包，山包几无树，被乡亲开垦为菜园，种南瓜、冬瓜、茄子、辣椒。平望这个山包过去，虽然隔着一条田垄，对门山几乎与菜园等高。要说高，也不过是高一个脑壳，顶多是高个子与矮个子的高差。这里会有老虎出没，现在来想是想不通的。

我坐在碓屋门槛发呆的年龄，这山上已经没多少树了，稀稀落落的，长些杉木，夹杂些枞树，大的碗口粗，小的手臂粗细。山边缘还有一蓬一蓬的小竹子，手指头粗。山地上有些小灌木，被砍得没剩多少。我们多烧柴火，麦畲里与铁炉冲的几十个樵童，都眼睛如蛇盯鸡一样，盯在那里，看到枞树长得有两人高了，便都爬了上去，柴刀挥得霍霍响，枝头砍得剩三四根；地上灌木也是，手指粗就砍成了柴火；地上长的一些草，不是被公牛母牛吃了个一干二净，便是被阿嫂阿婶割了个干干净净。

前十年？不超过十五年，深秋转冬，太阳瘟起瘟起的，不太晒，也不太阴。我回老家，坐在老屋门口晒太阳，望过去，但见对门山上烟雾熏天，是谁烧山灰吧，把山给点着了？我看到那会，

老娘说已经烧了两天了，树枝树丫都烧光了，唯剩树干还在冒烟。那山没分给人，那树分给村民了吧，所以没谁去打山火？一座山，烧了个精光，稀稀疏疏的绿色，全化作一缕烟，整个山上，都是黑焦色。这个小山包里，曾是老虎丛林？鸟都没有！

没有树的山，野兔没有，野蛇没有，一只麻雀也没有。可能会有一些老鼠在钻山打洞。老鼠也难有，十锄百锄挖下去，可能挖出一两条蚯蚓来。

对门山上挖不出老鼠，老鼠被烧死了吧？那些年，各地老鼠成灾，还记得旧闻标题：某地十万老鼠过马路，某司机开车，不小心碾了老鼠，老鼠们汹涌而上，司机加大油门冲过去，逃出生天。我在铁炉冲没见过老鼠那么嚣张，我见到的是，每一条田埂都有无数老鼠洞，老鼠开始吃草，草被吃得精光。

四

《东岭村志》载：

“东岭，地处丘陵地带的四面环山中，东邻赤石岭，西依大金山、禾家岭，背向金竹山，南向金龙山、岱沉山和朗概山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，此地到处是崇山峻岭，古木参天，山深林密，时常有虎豹豺狼出没；野猪、猴猪（注：方言，指豪猪）、麂

子、狗獾子等凶猛动物到处都是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随着社会的发展、人口的增长，人们对山林古木进行了大面积的砍伐与毁坏，虎豹豺狼等凶猛动物销声匿迹，而现存的动物，除了金龙山、朗概山、岱沅山还有野猪、猴猪之外，我们东岭周围的丘陵之地，现在只有小动物了：

哺乳类有黄鼠狼、野兔子、穿山甲等；

爬行类有乌梢蛇、王锦蛇、眼镜蛇、竹叶青蛇、白花蛇等；

两栖动物有泥蛙、青蛙、蟾蜍、塘鳢（虎纹蛙）、乌龟、团鱼；

鱼虾蟹贝类有草鱼、鲢鱼、鳙鱼、鲤鱼、鲫鱼、浮线子、泥鳅、黄鳝、螃蟹、田螺、河蚌、米虾；

鸟类有斑鸠、野鸡、白鹭、燕子、麻雀、喜鹊、老鹰、黄鹂、布谷鸟等。乌鸦曾有，现在绝迹了。”

野猪还有，我倒看到过；猴猪还有，我不知道是什么，没见过。翻读族谱，东岭刘家曾经择金龙山深处的爆竹山而居。有一个传说，说本来出了一个大人物，惊动了皇家，皇家派人来望气，看到云气下面有一个村子，一个阿嫂背着一个竹篓，竹篓里兜一个孩子，孩子身上闪金光，官兵见之，即冲过来欲杀之。成千官兵都拢不了阿嫂身，阿嫂胆气壮起来，心想：我背着孩子，都杀敌如踩蚂蚁，我放下竹篓，放下孩子，那肯定更神勇。不想刚把孩子放下，孩子便被官兵砍杀了。孩子被砍杀时一股血喷涌而出，

满山满山的青青翠竹，噼噼啪啪，全都爆裂。这里就叫爆竹山。祖先从爆竹山迁来东岭，便是因为这里是丘陵，丘陵地带比山区更适宜人居。地理书说，平原与丘陵所居的人口，占了世界人口的一半。

这个传说，我父亲那会还在津津乐道。我自然不以为然，后来读到了一个外国故事，竟然跟这个故事很雷同。说有个叫安泰的，也是神道附体，也是母亲背着木马，木马兜着孩子。其母大战官兵，杀敌无数，官兵近身不得。其母也想，背着孩子与木马都能力大无穷，放下他们肯定更轻松上阵，轻松杀敌，结果也是一样。中外故事雷同，是谁抄袭谁呢？老家甚偏僻，不可能读外国书，把故事移花接木到本地来。安泰这个故事，据说有寓意，意思是不能离开广大人民群众，一旦离开了人民群众，那么只有失败。我这里的故事故甚寓意？想必也是差不多，寓意在竹篓吧。人一旦没有了竹篓，进言之，没有了竹子，再进言之，没有了树木，再进言之，没有了绿色植被，人之生存就面临灭顶之灾。

村志说，东岭曾经有乌鸦，这个我看到过，现在乌鸦没有了，老鹰也没有了。老鹰，我们叫鸽子，叫声奇大，因嗓音大，曾进入老家的语言系统，形容一个人大声大喊、有口无心，便骂他做鸽子叫。上小学时老师每次看到我闭着眼睛，读书用嘴不用

心，就训：叫什么鸽子。一样物体要多少年时间才能进入语言系统呢？从前慢，想必得有百年。鸽子常在千米高空盘旋，它有一双贼亮眼睛，对应的词语有鹰眼，也是百千年经验造出来的。它在千米之上，能看到一只老鼠。我堂姐夫会捕鹰，他制了四面镂空竹笼，笼上放糰糊。不知糰糊是什么做的，黏性极强，倘若黏着了人，不脱层皮是脱不了手的；竹笼里放一只老鼠，老鹰在天空盘旋，看到这里有只老鼠，来一个千米俯冲，一口叼住老鼠，只是它再也飞不起来了，铁定被人捉住。

乌鸦与老鹰，都不见很多年了。铁炉冲的对门山，乡人一把火，付之一炬，铁炉冲的背对山也曾烧了个精光。对门山与背对山，都是按照各院子坐标称呼的，某院落所谓背对山，可能恰是某院落的对门山。铁炉冲的背对山是老院落的靠山，先人在此垦地筑房。也有中轴线的，一条山脊直下来，便以山脊为中轴，两边建木房。想来，这是带着神灵因素的小山，也没起心来保护了。那年回来过年，我望着背对山，一片火灰色，草、木、藤、竹，被烧得片甲不留，烧不完的树干，横七竖八、乱七八糟，竖立山上，漆漆黑黑，已经不是树，都是树起的木炭了。谁放的火？故意放火，估计不是，也许是烧山灰，也许是放牛烤红薯，不知道是谁，也没人去追问是谁。火势初燃，

没谁去扑火，由着火烧，把山烧光。

发小红家光，他说火烧后，去背对山拣了好几只山鸡、好几只野兔，他不敢吃，给了五保户泽富太公。泽富太公名字有个富字，他一生都是穷的。

五

老虎是传说，老鹰是故事。老鹰没了故事，是因为老鹰曾经有过事故。其事故都是山的故事，山被有名火与无名火烧了，野鸡、野兔和老鹰就出了事故，在事故中丧生，在事故中灭种。

《东岭村志》载：“丘陵地带的东岭，也曾是深山老林，森林繁密，植物茂盛，树木种类繁多，有杉木、松木、樟木、梓木、椿木、桐木、楠竹等，这些树木满山满坡，是本地主要树种，其余还有稠木、栗木、枫木等杂树。”村志所说的楠竹，我看过一些科普书，说竹子是草本植物，非树木。对此乡亲估计是不太认可的，竹子长得树高，竹子用途大，怎么是草呢？分明是树。

《东岭村志》载：“1958年后，随着社会的发展，农村为拓展土地空间，毁林开荒，开荒造田，四处繁茂的原始森林慢慢没有了。特别是1980年搞家庭联产承包，将所有山地都分给了农户，农民有了自主权，各自要兴建房屋，需要大量木材，于是将原尚存的树木砍完了。那些不需要建材的农民，见之眼馋，趁机盗砍盗伐，卖给外地，卖给厂矿。几年下来，

漫山遍野，山丘都光秃秃的，山地不长树，长茅草，到了春夏，山头茅草深深，而到了秋冬，放牛娃放一把火，把茅草都烧尽为灰。”

这段话，打开了很多乡亲的记忆。我的记忆里是，我家分了田土，还分了几坪山地，我家人口多，占了蛮大便宜，分的山地有两三块。父亲懒得很，却也捐着一把锄头，到山地挖沟，挖分界线。树是乱长的，竹子更长得乱，树长在两家中间，算谁的？两家是这么协商的：砍掉，各分一段，莛根那段大，少分一节，树尖那头小，多分一节；竹子不好分，竹鞭没有地界意识，一钻钻到他人地界去了，也好处理，到了谁地界就是谁的。鸟呢？鸟无法分，上一分钟住在他家，下一分钟住在我家，鸟算谁家的？鸟没被队里分，鸟飞来飞去，地界管它不了。不过在人的眼里，鸟也是有地界管的。蓝板板与赤板板，一胞所生的亲两兄弟，蓝板板背着一杆鸟枪，冬闲去打鸟，走到了赤板板山界，打了一只斑鸠，赤板板正好看到，一个石头往蓝板板掷来，蓝板板偏了一下头，只打在脊梁骨上，蓝板板扣了扳机，赤板板不及躲避，打在肚子上，肚子开了好几朵花，血花。

村志说得比较文雅，山地分给了农民后，农民有了自主权。这个“自主权”应该就是：这山分给我的，这山就是我的，这树不是我栽，这树现在是我的，我想砍就砍，我想卖就卖。分山地，

本意是让山有人来保护，想法挺美好，现实很残酷。都要种田，都要挑煤，都要外出打工，都没时间与精力来管山，与其别人偷砍了去，不如自己砍回到家。正好要造屋，正好缺钱用，靠山吃山，坐吃山空。山空洞洞的、空荡荡的、光秃秃的、黄焦焦的，山景好像是狗咬烂的，也好像是人被剥了皮。人还活着，皮肤已溃烂。

也不是没人管，好多公路上，砍一根木，两边做桩，中间架一段木，诸位都应该记忆深刻，这个叫作木材检查站。马路上，火扯火的，可以看到蛮多解放牌货车，运载削枝剥皮了的木材，呼啸而过。靠马路吃马路的，还有吃的；靠山林吃山林的，没有吃的了。

靠山吃山，山是用来吃的不？山是用来靠的！

六

居家。阳光正好。我搬着小板凳，负曝秋阳，无聊甚，寻蚂蚁看。三楼没有蚂蚁，猛然见一萸小草生在门缝。地板是瓷板，门板是铝合金，这里无土，无水，如何长出一棵草来？叶片还挺肥的，小多肉也似。乡下建了小房，平时城居，假日回乡，人不来，草就生。门缝里长草，一定是这个道理。

今年初夏，趁假回家，草长莺飞江南，我喊堂客（注：方言，指妻子），去对门山上采小笋子。

我至少二十年没来这里了，这山被火烧后，也有十多年了，现在山头全绿了，枞树、杉树、株树，蓬蓬勃勃生了起来，金樱子、三月菴、葛根藤这些荆棘，毯子一样织满了山坡。有一条路，是我们去麦畲里的小路，没铺水泥，没铺砂石，从前也光光滑滑，每天人来人去，松土踩得紧实，紧土踩得光滑。这条路不见了，下面是茅草长拢来了，上面是灌木给掩盖了，不低头扒开草丛，看不到小路了。

人多久没来了？人不来，草来，竹来，树来，中草药来；鸟来，兔来，蛇来，穿山甲来。我本来想山顶上去走一遭的，走山脊人为高嘛。不行，枝枝柯柯，藤藤蔓蔓，还有带刺的灌木，把我挡在山麓。我与堂客在山边边躬身行，竹子不是毛竹，不大，中指拇指大，老家把这般竹子叫小竹子，其笋叫麻笋子，麻笋子比竹笋要晚个把月，味道更好，麻笋子炒腊肉、炒鸡蛋，都是美味。这里麻笋好多巴多，触目皆是。采笋正在佳处，堂客一声尖叫：那什么？我眼睛急速转过来，但见一个影子，小狗一般大，穿林

飞跑而去，急道：老虎，老虎！

上午正在看村志，看到老虎那章节，刘得治吓虎的故事正是发生在这座小丘，心里藏的是老虎，冷不防在这里看到一个小动物，书中故事跳到现场了。肯定不是老虎，但一定不是幻觉，一定是一个小动物。这个动物，我是从来没有看到过的。

这个叫对门山的小山，我二十多年没过来了，乡亲多少年没过来了？人不来，草来，竹来，树来，花鸟蝴蝶来。看到我居三楼上那棵小草，我惊叹小草生命力；看到对门山草木葳蕤，我惊叹山地的自我修复力。

靠山吃山，坐吃山空。山不是用来吃的，山是用来靠的。乡亲基本不吃山了。他们多去外面打工，靠山吃铁，靠山吃流水线，造屋也少用或不用木板了，赚钱都是外面赚，不到山里赚。经济路子广了，比制度约束效果还好。入夏入秋，我想去山上采蘑菇，还想去高山岭去摘八月瓜，也就是乡亲叫牛卵子的，那可是一个味道鲜美。我问堂兄：山上哪里蘑菇最多？哪里牛卵子最大？堂兄说：知道了，很多年不上山了，山里也进不去

了。不是人不让进山，而是山不让人进山。

居乡的日子，我常去恩高冲散步。喜嫂喂了四五十头羊，这个算是靠山吃山吧？路边的草都吃不完呢，不去山上牧羊了，就在山边边上放养。一日，我听到山上荆莽里，一只狗汪汪汪汪，穿林响叶，树叶响得急急促促。我问喜嫂，狗在山上干吗？捉野兔呢？山上有野兔了？四十年前，我跟堂兄雪日里上山赶过野兔，无获。有呢，喜嫂说，上个星期，狗捉了一只野兔，想跟狗要，狗打死也不肯，要自己吃。

山无树是山，山有树是好山。有了树，植物生，动物来，人也活得爽快。植被恢复，草长莺飞，草藏鸡兔，可喜。植物与动物与人同生一地，是最好的天景与人世。

有好多年没去铁炉冲了，那是我们院子取名之地。铁炉冲两山相对，两山是两竖，对面一山是一横，窄口宽底，铁炉冲像是一个倒放的茶壶，茶壶装满氧气。进不去山里面了，茅草太深，荆莽太密，我站在茶壶口，做深呼吸，吸氧，氧气直灌肺腑。[\[插图\]](#)

（刘诚龙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）

勘误说明

《中国生态文明》2025年第3期发表的《也无风雨也无晴——郴州市大气污染防治十年来的心路历程》中，第96页“郴州市领导每晚在‘打赢蓝天保卫战’微信群的点赞……”一句存在地名笔误，“彬州”应为“郴州”。衷心感谢热心读者对本文的细致审阅与指正。编辑团队对此疏忽深表歉意，并将加强后续审校工作，提高编校质量。